

任白濤輯譯

給志在文藝者

上海
亞東圖書館
1928

任白濤輯譯

給志在文藝者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出版

給志在文藝者

定價洋八角五分

——權 作 著 有——



——究 必 印 翻——

輯
譯
者

任
白
濤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棋
盤
街
西
馬
路
上
海

亞
東
圖
書
館

電
話
中
央
一
一
六
二

卷頭的一句

這本書的名目，也可以改
成「獻給願上文藝戰線的
勇士」！

白濤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
西湖。

卷头的三章

——當個宣言——

一

我在這本書的開卷，首先要求讀者諸君的，就是千萬不要把它看成一部尋常的編譯物：這書乃是我的重要的研究兼介紹的工作之一種；我深信這個工作不是盲目的工作，換言之，不是瞎研究，瞎介紹。

我起初本打算弄一本有系統的文藝論，後來覺得事實上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也太機械，太沒有興趣，太乾燥，於是便化整為零了；但

裏面仍然潛伏有統一的線索，是不難以看出的。——就量上說，這本書是很小很小的；就質上說，我覺得它已經是很不小很不小的了。

因為我老早就想從事於文藝一道，可是不大懂得文藝的原理，所以才來研究文藝，所以才弄出這本書；換言之，這本書是為我自己的需要而輯譯的。拏自己需要的東西，公諸世上的同好，這是我刊布這書的唯一的趣旨；根據這個趣旨，於是就把它起個『給志在文藝者』的名目。

※

※

※

※

其次要告給諸君的，就是我弄這本書的除了『為自己的需要』以外的動因了。

有個朋友曾勸我弄一本與新聞紙有關係的文學書，揣度他的意思，

必是想叫我對乾枯如化石，麻木如殭尸，陳腐如臭肉的中國的大多數的新聞記者的頭腦中灌些文學的成分，我覺得這實在是吃緊的事情；只是一般的文藝觀如不改變，這種工作，恐怕是難以得到什麼成效的：這可以說是我弄這本書的動因之最大的一個。

上述的乾枯的，麻木的，陳腐的報紙——專以諂媚壓迫階級抑制被壓迫階級為能事的報紙——每天少不得要強逼着我看它一回，這苦痛不必說了；尤其苦痛的，就是同時也一定要被所謂『報屁股』者的臭屁燻一回，——這真是我的大大的苦痛：這種苦痛，我吃的不知道有多少年了。幸喜我一向拏定主意，絕對地不看醜惡的『報屁股』，不然恐怕早被『報屁』燻死了。但我終於要受『報屁』的燻嗎？不，不，我決不願

意長久地受它的燻：這又是我弄這本書的一個動因。

拏定主意不看『報』上的醜惡的文字，這可以說我自生以來最可慶幸的事實；唯一的原因，也是我一向總沒有得着『茶餘酒後』的工夫呵！最不可慶幸的，就是狸貓……漢光武……『國產影片』……的劇場中，我也到過一兩次，並且在早年還同狸貓式的作家碰過一兩次頭：這個慶幸和不幸，也算是孕育這本書的一種細胞。——到所謂『國產影片』的劇場中的痛苦，自然比到狸貓式的劇場中的痛苦少輕一些，但實際上也是差不多的。

＊

＊

＊

＊

『狸貓……』『報屁股』以及類似『報屁股』的小報和畫報……這

些不都是中國現代的一大部分的人的玩弄品嗎？但是這些墮落的東西，究竟是從那裏產生出來的？提起這個問題，我就不能不聯想到——當然要聯想到——那個被前世紀的法蘭西的大文豪斯丹大爾所稱做的國際大道之上的強盜，被現世紀的法蘭西的大文豪羅曼羅蘭所稱做的百頭怪物，世界惡魔，自由之敵，文明之敵，吸人血的烏賊……的帝國主義者了！

有個朋友告我：『狸貓……不能說是「中國」的藝術墮落，實在是「租界」的藝術墮落，換言之，是帝國主義者的毒網撒布的地方的藝術墮落！』我十分地承認他的話。

我以前研究新聞學曾發見帝國主義者從新聞——包括通信社和華字報館——方面侵略中國的可驚的事實，近年研究文藝却不料又發見帝國主

義者的侵略的毒手，竟伸入藝術裏面了！它們的方法，大致：（一）雇用墮落的腐化已極的『文人』辦小報，專門提倡墮落的，腐化已極的事情，與用鴉片，嗎啡等等無奇不有的毒物以毒害中國一般人的性靈同樣地以毒害中國青年的性靈，阻礙中國文化的進步；（二）在它們自辦的宣傳用的華字報的『報屁股』上傳播與（一）同樣目的的東西；（三）縱容中國流氓開辦墮落的，腐化的民衆娛樂場——即遊戲場——擺布種種樣樣的墮落的，腐化的遊藝；（四）足以陶冶性靈的地方——如公園博物院之類——絕對地不許中國的民衆進去，享受那性靈陶冶的恩惠——這一層受害最狠的，是可愛而又可憐的兒童：這僅僅是舉其大綱，其餘細目，是不便在這裏一一把它羅列出來的。

帝國主義者的藝術侵略，就表面上看起來，與爲一班奴隸的歷史家所稱讚的強盜式的帝王的侵略——愚民政策——是相似的；但一考察它的實質——內容——實在比那些強盜式的帝王的政策更兇萬倍也是不止的！

帝國主義者的毒網撒布的地方的中國的『文人』，因爲他們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是變態的，畸形的，所以他們的作物，也成變態的，畸形的了。這種變態畸形的作物，如今正在中國——尤其是大江南北——的大多數的青年的內心裏作着禍哩！這實在是咱們文藝界的一個最吃緊的問題，也是文化進展上的極大的阻礙。——無數的腐化報——包括腐化的新聞通信——和無數的腐化書——尤其是教科書——都與帝國主義者專門用以滅絕東方民族的鴉片，嗎啡……毒品同樣地在上述的地方產生出

來，流布出去了！

曾在語絲第一一二期上發見與我的意見差不多相同的意見，就是豈明的閑話中『上海氣』那段文字；原文請看原報，我無須來抄寫它，單說怎麼叫『差不多』？就是豈明有『「上海氣」是一種風氣，或者是中國已有之的，未必一定是有了上海灘以後才發生的』的疑問。豈明君若是更進一步去考察考察鴉片，嗎啡等等毒品……狸貓式的墮落的，腐化的戲劇和小說……天主耶穌教……『野雞』的沿街拉客術……是不是『中國已有之的』，便知道他這個疑問是多餘的了。——中國——尤其是大江南北——『古已有之的』，單就文藝方面說，是律詩，是詞章，是才子佳人的小說，這些固然都是下劣的東西，但決不是可以與前文所說

的墮落的，腐化的文藝乃至鴉片，嗎啡各色毒品相提並論的。——不要說藝術作品了，就是做極普通的文字，要想把它弄好一點，必須那作者能夠與自然相接觸才行，——至少在某一一定的時候與自然相接觸；因此，死往到S埠這種地方——即愛羅先珂所稱做的『荒島——』的『文人』，決乎產生不出高尚而有價值的作品，當然要產生帶『上海氣』的作品；而住在別的地方——如北京或西湖等處——的作家，却常常以滿意的作品，供給我們，——絕對看不出『北京氣』或『西湖氣』來：這就是前者的自然享受的『人』權，完全被帝國主義者剝奪淨盡——精神弄成變態畸形了——的緣故，——我覺得這是極簡單而極容易明白的事情。

照以上所說：帝國主義者的新聞侵略，毒品侵略，藝術侵略——這三

大種很利害的侵略——是在密切地聯繫着的。響亮一點說：帝國主義者所雇用的專門製造亡國文藝——足以毒害咱們民衆的性靈，阻礙咱們文化的進展的文藝——的『文人』，原是爲帝國主義者担任宣傳，專門破壞中國的一切文化上的建設——尤其是國民革命——的『新聞記者』——尤其是『報屁股』記者——一流的人物呵！這是多麼可怕的事實呵！——但這竟然是「一般人——包括『國民革命家』——不大注意的事實！」

※

※

※

※

與帝國主義者的藝術侵略同樣的並且是有連帶關係的要緊的問題，就是民衆藝術和革命之問題了。

在無數的『打倒』標語中竟找不出『打倒腐敗戲劇』的標語，這就

是在『革命』大軍雲集的江城，仍有『狸貓……漢光武』一類的醜惡無比的——始作俑於帝國主義者的治下的——提倡封建主義的——戲劇的市招和它附帶的醜惡無比的畫圖，高懸於民衆唯一的『娛樂』場所的門口的緣故呵！

試將專意傳播因襲的謬見謬事——還說不到違反時代——的腐敗戲劇的對於人心的侵略與帝國主義者的種種侵略——尤其是藝術的侵略——同放在公平的天秤上稱一稱，可有輕重的分別嗎？我想重的一頭，還是在前者哩！

一天的晚上我偶然走到演漢光武戲的戲場，——正是『王莽吃大糞』的一場：只見台上打着灰白色的『奸臣』臉的王莽高唱『唉！倒霉的

王莽呵……」霎那間雷鳴似的掌聲和叫喊聲就哄動於台下。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傳統的思想浸潤於江城的一般人——大多數的民衆——的頭腦裏是多麼的深，多麼的牢了。有這樣民衆的地方，怎能夠使民治上軌道呢？我又曾見某工會致某偉人的電文中有『軍事發展甚速，民衆勢力，瞠乎其後……革命前途，頓呈險象……』的話。我想正告那個工會：在『漢光武……』一類的腐化劇場中的觀客不減至零數以前，『民衆勢力』是決不會『瞠乎其』『軍事發展』的前的！

我又曾在大羣人擁擠的地方，聽革命軍宣傳員的演講，看見那成羣的聽講的人物，仍然是『漢光武……』劇場中的人物，可是在那宣傳員的頻頻地發出的熱烈的——至少比王莽的呼聲熱烈些——的呼聲，鼓掌的實

在不多，叫喊的更其少了；我想他們聽說帝國主義者和梟雄們的倒臺，是決乎沒有王莽倒臺有興致的。

這樣看來：中國舊式的民衆藝術，真非改造不行，真非打倒不行，真非另創不行！再申說一番：光知道愛好墮落的腐化的文藝的民衆，縱然處到成功以後的革命國家中，彼等也只能做權勢者——獨夫主義者——的傀儡或工具，是決不能做主人翁的。或者有人主張：『革了命之後，再行設法改造民衆的藝術觀，使他們向上；換言之，必定先革命，然後民衆的生活才能向上。』這固然也有道理；但我恐怕是難以如預期那樣的成功——至少這種革命的根基是不穩固的——說動搖馬上就要動搖的。這種事實我是親眼觀察過的。所以咱們今日唯一的要務，就是先去